

散落徐州的 民间艺术

沛县色织土布技艺

沛县色织土布技艺自明清流传至今,是一种保留较完整的原始纺织工艺,采用木制织机,以通经断纬方法,挑换纬纱、手送木梭打织完成。多以土红、靛蓝棉线为经线和底纬,经线贯通而不断,各色纬线仅在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线交织。主要工序包括纺线、染线、倒线、装扣、上机、试织等。需要用到木机、竹扣、纺车、落子等工具。色织土布呈现出独特的“平面构成”,其图案多为抽象几何图案,是江苏省传统技艺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

粗布香包。

受访者

张伟:沛县人,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“沛县色织土布技艺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。江苏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。曾荣获首届“乐购江苏”盘扣四件套设计大赛三等奖,江苏省传统技艺比赛优秀奖,并被授予徐州市三八红旗手称号。

一梭一线,织人间万般情意

本报记者 吴一凡



小织布机。

“纤纤擣素手,札札弄机杼。”这穿越千年的织造之声,至今仍在沛县的土地上回响。

总有一些事物,能在岁月长河中静守本心,存着最初的温度。在沛县,这门穿越时光的色织土布技艺,正是其中温润而坚韧的存在。它织就的不只是一块布,而是一部经纬写就的民间史。在梭线往复间,织入了苏北的暖阳、湖水的清润、四季的更迭,也织进了寻常日子里的炊烟、婚嫁、守望与传承。

岁月流转,这门延续千年的手艺,也曾如风中之烛,摇曳在时代的潮声里。而张伟,这位在织机声里长大的女子,正俯身于经纬交错处,以双手为笔,以岁月为绢,为这古老的技艺,续写崭新的篇章。

一经一纬织造如梭时光

地处微山湖西岸的沛县,水土丰润,舟楫络绎,烟火绵延了数千年。在这片土地上孕育而成的沛县色织土布技艺,在一经一纬之间,默默编织着男耕女织的文明图景,将时光纺进绵密的纹理里。

翻开历史的卷帙,纺织的脉络早在汉代就已清晰。出土的汉画像石上,车马轻摇,织机低语,女子俯身引线的姿态,被岁月凝固成农耕时代最温柔的剪影。那些质朴的木机与纺车,形制与今日乡间流传的旧物依稀相似,仿佛时光在此沉吟未远,古与今在织机的节奏中悄然重逢。

传说里,“五里三诸侯”之一的灌婴,也曾肩挑沛县土布行走四方,那粗朴的布匹与他的身影一道,摇进了代代相传的民谣,化入“樊哙的狗肉,周勃的箫,沛县的土布灌婴的挑”这般悠远的生活叙事里。

色织土布,便是从这深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手艺。女子自幼与织机为伴,坐于木机前,手送木梭,通经断纬,每一根纱线都浸染着掌心的温度与岁月的耐心。纹样或许简朴,却在经纬往复的韵律中,织出生活的仪式与庄重。床单、盖裙、披肩、帐沿……每一件织物都似承载着阳光的暖、湖水的润与泥土的厚,成为寻常人家不可或缺、踏实而诗意的陪伴。

较于江南织锦的细腻繁华,沛县土布根植于北方的坦荡与厚实。它不追求丝绸的流光,却自有棉麻的温润;不效仿苏绣的精致,却独守手工的拙朴。这里的织娘遵循“先染后织”的古法,让色彩先于经纬渗入纱线肌理,成

反反复复穿梭,指尖被纱线磨得发红,有时一天下来,“连筷子都握不稳。”

然而传承之路,并非总是坦途。父亲离世后,家族的重担与技艺的去留,成了她必须面对的课题。2002年,她凭着借来的3万元创业。起初,她试水化妆品行业,但心底那缕棉线的呼唤,始终未曾断绝。“父亲留下的那几团棉线是我的精神支柱,我不能放弃祖辈的事业。”最终,她选择回到织机前,回到祖辈耕耘的色织土布世界里。

为了让古老技艺走进孩子们的世界,张伟萌生了一个创意:设计一台小巧的、专属于教学与体验的织布机。“门槛不能太高。”她解释道,“孩子的手小,力气也小,大织机他们驾驭不了。我想让他们第一眼就觉得亲切,一伸手就能触碰到经纬。”于是,一台精巧可爱的迷你织布机从她的图纸上走进现实。这台小机器,不仅保留了传统织机的核心结构与操作逻辑,而且更轻便、更安全,让“非遗走进课堂”真正成为可能。

宽达2.5米的大机,织出的是美好的生活;而小巧的迷你织机,则承载着传承的希望。她带着它们走进校园、社区、老年大学。孩子们亲手投梭引线,在经纬交错间,触摸历史的纹理;老人们重温旧艺,指尖翻飞中是岁月的回响。她开办公益研学,让亲子家庭在共同劳作中,感受手工艺连接情感的温暖。

为了让自己未来能够建造一个全产业链的非遗土布工坊,能够让大家在这里亲身体验到沛县土布技艺的魅力。”她常常在心中勾勒那幅蓝图,“那里不只有织机的声音。”她描绘道,“还有纺车的嗡嗡声,有孩子们的笑声,有手工艺人们安心创作的身影。”那里将是技艺的工坊、文化的展厅、研学的课堂,更是社区生计的依托、文旅融合的驿站。

她相信,沛县色织土布不仅是历史的遗产,更是未来的资源。它能织出就业的机会、织出文化的认同、织出一方水土持续生长的生命力。

一梭去,一梭来,岁月在经纬间悄然流转。张伟的双手,连接着祖辈粗糙而温暖的掌纹,也牵引着未来无数可能触碰到织机的手指。这门绵延千年的技艺,正因为有了如她这般沉静守艺、又勇于开拓的守护者,才能在风雨中扎稳根基,在时代里织出新锦。

张伟的童年,浸润在织机的节奏里。爷爷与父亲一生与纺织为伴,家中织机声不绝于耳,十里八乡的乡亲在此穿梭忙碌。

沛县色织土布技艺蕴藏在十四道严谨的工序之中,从采棉到织布,每一步都是精细活。其中,“纺花”作为起点,尤为关键。秋日阳光正好时,新采的棉花要在院中铺开晾晒,借着微风与日光褪去潮气,驱走棉虫。晒棉需勤加翻动,时不时轻拍,让朵朵棉絮在掌心下舒展蓬松。

接下来的拣棉,则是与棉朵的温柔对话。“我至今记得奶奶坐在檐下拣棉,按棉絮长短、色泽分出等级——最上乘的‘白花’棉朵饱满、纤维绵长,是织出好布的根基;次一等的‘脏黄花’也自有其温润光泽。”张伟回忆道,分拣好的棉花经过轧花机轻柔滚压,籽粒脱落,棉纤维变得愈发松软。

而“搓条”是将这些蓬松的棉絮在光滑的搓板上均匀铺开,借一根细轴来回擀动,渐渐收拢成一条条柔韧匀长的棉条。

在父亲手把手地传授下,她先从纺线学起。“纺线要匀,心就要静。”她回忆道,“棉絮在指尖搓转成纱,力气大了易断,小了又松垮。”再学染线,守着柴火与染缸,看颜色在时间里沉淀,“一锅染料,火候差一点,色就变了,没有重来的机会。”之后是倒线、牵纱、装扣……每一步都如修行,需静心、耐心,稍有不慎,线易断、色不均,前功尽弃。

她回忆道:“学织布,看起来是手上功夫,实则是心性磨炼。腰背僵直一坐就是大半天,眼睛得时刻跟着梭子走,刚开始织出来的布疏密不齐,自己看着都难受。”她的手在经纬间

反反复复穿梭,指尖被纱线磨得发红,有时一天下来,“连筷子都握不稳。”

然而传承之路,并非总是坦途。父亲离世后,家族的重担与技艺的去留,成了她必须面对的课题。2002年,她凭着借来的3万元创业。起初,她试水化妆品行业,但心底那缕棉线的呼唤,始终未曾断绝。“父亲留下的那几团棉线是我的精神支柱,我不能放弃祖辈的事业。”最终,她选择回到织机前,回到祖辈耕耘的色织土布世界里。

织就新锦照亮前行路

从小屋起步,到拥有自己的门面与工坊,20余年光阴,她将一门手艺,织成了一份事业,更织成了一种使命。这份使命里,既藏着对祖辈手艺的虔诚,也亮着一盏关于未来的灯。

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经营中,那盏灯越来越清晰。“手艺不能只守正,还得不断创新才能流传下去。”张伟渐渐明白,“色织土布必须得活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。”

于是,她让这门古老的手艺跳出传统的框格:土布不再只是床单被面,而化作了一件件的衬衫、轻柔的围巾、精巧的香包,甚至成为石榴摆件上的织纹、团扇面上的画意。盘扣如点睛,刺绣生光辉,她以创意为核,将手工艺织进了文创的广阔天地。

为了让古老技艺走进孩子们的世界,张伟萌生了一个创意:设计一台小巧的、专属于教学与体验的织布机。“门槛不能太高。”她解释道,“孩子的手小,力气也小,大织机他们驾驭不了。我想让他们第一眼就觉得亲切,一伸手就能触碰到经纬。”于是,一台精巧可爱的迷你织布机从她的图纸上走进现实。这台小机器,不仅保留了传统织机的核心结构与操作逻辑,而且更轻便、更安全,让“非遗走进课堂”真正成为可能。

宽达2.5米的大机,织出的是美好的生活;而小巧的迷你织机,则承载着传承的希望。她带着它们走进校园、社区、老年大学。孩子们亲手投梭引线,在经纬交错间,触摸历史的纹理;老人们重温旧艺,指尖翻飞中是岁月的回响。她开办公益研学,让亲子家庭在共同劳作中,感受手工艺连接情感的温暖。

为了让自己未来能够建造一个全产业链的非遗土布工坊,能够让大家在这里亲身体验到沛县土布技艺的魅力。”她常常在心中勾勒那幅蓝图,“那里不只有织机的声音。”她描绘道,“还有纺车的嗡嗡声,有孩子们的笑声,有手工艺人们安心创作的身影。”那里将是技艺的工坊、文化的展厅、研学的课堂,更是社区生计的依托、文旅融合的驿站。

她相信,沛县色织土布不仅是历史的遗产,更是未来的资源。它能织出就业的机会、织出文化的认同、织出一方水土持续生长的生命力。

一梭去,一梭来,岁月在经纬间悄然流转。张伟的双手,连接着祖辈粗糙而温暖的掌纹,也牵引着未来无数可能触碰到织机的手指。这门绵延千年的技艺,正因为有了如她这般沉静守艺、又勇于开拓的守护者,才能在风雨中扎稳根基,在时代里织出新锦。

张伟的童年,浸润在织机的节奏里。爷爷与父亲一生与纺织为伴,家中织机声不绝于耳,十里八乡的乡亲在此穿梭忙碌。

沛县色织土布技艺蕴藏在十四道严谨的工序之中,从采棉到织布,每一步都是精细活。其中,“纺花”作为起点,尤为关键。秋日阳光正好时,新采的棉花要在院中铺开晾晒,借着微风与日光褪去潮气,驱走棉虫。晒棉需勤加翻动,时不时轻拍,让朵朵棉絮在掌心下舒展蓬松。

接下来的拣棉,则是与棉朵的温柔对话。“我至今记得奶奶坐在檐下拣棉,按棉絮长短、色泽分出等级——最上乘的‘白花’棉朵饱满、纤维绵长,是织出好布的根基;次一等的‘脏黄花’也自有其温润光泽。”张伟回忆道,分拣好的棉花经过轧花机轻柔滚压,籽粒脱落,棉纤维变得愈发松软。

而“搓条”是将这些蓬松的棉絮在光滑的搓板上均匀铺开,借一根细轴来回擀动,渐渐收拢成一条条柔韧匀长的棉条。

在父亲手把手地传授下,她先从纺线学起。“纺线要匀,心就要静。”她回忆道,“棉絮在指尖搓转成纱,力气大了易断,小了又松垮。”再学染线,守着柴火与染缸,看颜色在时间里沉淀,“一锅染料,火候差一点,色就变了,没有重来的机会。”之后是倒线、牵纱、装扣……每一步都如修行,需静心、耐心,稍有不慎,线易断、色不均,前功尽弃。

她回忆道:“学织布,看起来是手上功夫,实则是心性磨炼。腰背僵直一坐就是大半天,眼睛得时刻跟着梭子走,刚开始织出来的布疏密不齐,自己看着都难受。”她的手在经纬间



彩色的线。



粗布凉席。



缝纫粗布。本报记者 何昌键 摄

张伟正在绘制图样。